

純  
漢

西京傳新記第三篇

313

313-26

X |

外箱あり



始



西京傳新記三編序

明治十年一月廿九日  
東京地味書局主人星野

西京傳新記三編序

人皆喧傳以為新奇。予獨擯斥。以為陳腐。人皆嗟稱。以為精工。予獨詬罵。以為粗拙。人皆推獎。以為才俊。予獨唾棄。以為庸愚。人皆艷羨。以為善美。予獨嗤笑。以為醜耻。人之所推。予擯之。人之所好。予惡之。人之所尚。予賤之。人之所憎。予愛之。人之所珍。予秘愛者。予則風馬牛耳。雲煙過眼耳。凡其所作為。好惡愛憎。喜笑怒罵。娛樂憂悲愉快。與世相背。與人相悖者。何邪。昔人曰。人心不同。如其面。蓋其不期異。而自異而已。予著此編。亦復如此。舉世擯斥。以為陳腐。予竊珍



西京傳新記三編序

人皆喧傳以為新奇。予獨擯斥以為陳腐。人皆嗟稱以為精工。予獨詬罵以為粗拙。人皆推獎以為才俊。予獨唾棄以為庸愚。人皆艷羨以為善美。予獨嗤笑以為醜耻。人之所推。予擯之。人之所好。予惡之。人之所尚。予賤之。人之所憎。予愛之。人之所珍襲秘愛者。予則風馬牛耳。雲煙過眼耳。凡其所作為。好惡愛憎。喜笑怒罵。娛樂憂悲愉快。與世相背。與人相悖者。何邪。昔人曰。人心不同。如其面。蓋其不期異。而自異而已。予著此編。亦復如此。舉世擯斥。以為陳腐。予竊珍

西京傳新記  
卷之三

西京傳新記  
卷之三

襲以為新奇。舉世詬病。以為粗惡。予竊嗟稱。以為精  
 工。舉世唾罵。以為庸愚。予竊自負。以為才俊。舉世嗤  
 笑。以為醜耻。予竊誇詡。以為善美。故舉世詬之。舉世  
 嘲之。舉世惡之。舉世擯之。舉世賤之。舉世卑之。呼為  
 馬。呼為牛。呼為猴。呼為鹿。為狗鼠。為螻蟻。為虱。為蚤。  
 為蛆。亦所弗辭。為虺。亦所弗辭。為土芥。為塵滓。唯其  
 所諱罵。此吾所以為馬耳。風也。所以為過眼雲煙也。  
 雖然。人各有心。茫茫坤輿。憶萬人中。目吾以為蟬邪。  
 吾且欣然。餐風飲露。高唼于老柳古槐之陰。以避螳  
 斧。蛛網之厄也。呼吾以為胡蝶邪。吾且栩栩然。遊無

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以從彼蒙莊也。嗚呼。莊邪。蝶邪。  
 蟬邪。虺邪。蛆邪。蚤邪。虱邪。將螻蟻邪。狗鼠邪。抑鹿邪。  
 猴邪。牛邪。馬邪。雖吾弗能自知也。是為傳新記三編  
 序。  
 明治八年乙亥四月。三溪居士。識于西京御池巷。紫  
 藤花下小書樓上。

西京傳新記 三編  
 卷之三  
 大博覽會  
 所以闡廣人智翼贊文明者靡大於博覽會也故世  
 界萬國無國無之其一設之也遠近輻湊觀者蟻集  
 唯懼不得一觀知識不廣是以維新以還設博覽會  
 于大內使人縱觀之聚五大洲物品于一堂覽千百  
 年古器于目前越裳之白狼可檻致以供村婆之觀  
 肅慎之楛矢可什襲以悅好事之士此是彥火火出  
 見尊從龍宮所齎歸滿沽名玉此是鹽土翁所寄贈

西京傳新記三編

三溪居士 著

大博覽會



所以闡廣人智翼贊文明者靡大於博覽會也故世  
 界萬國無國無之其一設之也遠近輻湊觀者蟻集  
 唯懼不得一觀知識不廣是以維新以還設博覽會  
 于大內使人縱觀之聚五大洲物品于一堂覽千百  
 年古器于目前越裳之白狼可檻致以供村婆之觀  
 肅慎之楛矢可什襲以悅好事之士此是彥火火出  
 見尊從龍宮所齎歸滿沽名玉此是鹽土翁所寄贈

無目籠彼則八郎巨鏃此則定家色紙源三位弓箭  
 則與忠度歌稿同席辨慶感狀則與楠公檄文交膝  
 小督玉箏則鏗爾時彈想夫憐曲蟬丸琵琶則夜深  
 或發流泉啄木音三尾管鉦與景清眉尖刀相對截  
 蜻蜒則不問而知為平八鎗青葉笛則一睹而知為  
 無官大夫遺物其刀室不漆古色可掬者得非青砥  
 佩刀邪其媚香薰人錦囊韜光者定是政尼粧鏡寶  
 刀有截鬚膝圓鎧甲有無楮薄金觸腰盃則義景之  
 頭顱而朱柄麾則謙信之軍器鐺曰姥口織田右府  
 所愛翫鼎名平蛛留松永久秀手澤其他西陣錦繡

三新  
 三月堂藏版

東京紫帛南都烏玉北越締繳為陶器為筆研為農  
 耕蠶織之具色色排列種種堆積使觀者心目眩轉  
 應接之弗暇也  
 五雲春深鳳闕卓霞九重煙暖紫宸隔花百尺竿頭  
 彩旌飄風一片大牌題曰博覽會時正三月百花爭  
 發好風扇物都人士女遠近競觀衣香扇影紛紛如  
 蝶綺羅紅粧絡繹似蟻求觀者皆買紙券於禁門入  
 馬村媪五六輩與里婦七八名勸童牧兒九一隊十  
 餘人有負打包者有肩行李者皆曳竹杖穿茅鞋相  
 提携來而里正阿兄為之鄉導乍觀大輅並陳村媪

百不專斤已  
 三三册  
 二  
 三

瞠若疾呼曰。嗚邪消魂。何其似スカハラ菅原傳授テシユ。演劇シ時平ヘイ

公牛車邪。阿兄微笑曰。毋ニ大ニ慄ニ。恐ニ速ニ。旁人指笑。此是

八葉車耳。既而入左腋門。經過紫宸殿前。少年一一

指說曰。彼則左近櫻。此則右近橘。蓋保元之戰。平重

盛與惠源太義平。大戰于大庭。三匝櫻橘樹是也。賴

政射怪鳥亦此處也。菅公雷震亦此處。喋喋辨說。步

步指點。遂相笑謔。至清凉殿下。

清凉殿前。白沙如雪。漢吳二竹。左右作叢。而其中央。

安金蚩吻一尾。冒以鐵網。日光映射。金彩襲人。榜題

金蚩吻三大字。一士族顧其妻兒。指示曰。此尾陽名

シヤチホコ

護屋天守閣上之物。慶長中加藤清正所寄附。迨維

新偃戈。建縣廢藩。輸之於東京。厠博覽會。聲名益喧。

未幾航海赴澳國。又列其會場。西人激賞。以為奇製。

今歲亦復西上。參斯會。都鄙喧傳。爭先觀之。是以銀

鈿陶器。以至佳糕新茗。或模造其形狀。或被其名。新

報以播之。繪畫以鬻之。詩人以詠歌之。歌人以諷誦

之。何其一蚩吻之名之盛且大邪。抑世之蚩吻。不之

其類。然而此物獨擅其場者。豈以黃金鑄造之邪。將

由製之者非常人也。嗚呼。古今物之可傳者存乎人。

而不關於物。苟其人賢乎。雖物或不貴。亦可以傳不

朽也。衆皆首肯曰洵然。洵然。其他環視評蚩吻者。不  
知幾十人。喋喋嗟稱。如群雀嘶鳴。如蒼蠅集肉。一人  
嘆稱久之曰。此物全身皆黃金所鑄造。偉麗壯觀。固  
不待道也。唯方今文明。盡化無用。以為有用。故雖敗  
鼓皮折脚鐺。莫不供其用。若舟諸造幣寮。鑄為圓金。  
普領布。天下則其功德之大。何唯一尾蚩吻。徒怡人  
目而已哉。言未畢。有啞然笑于背者。其人顧而視之。  
則白頭老措大耳。措大一揖撫掌曰。足下持論。正則  
正。理則理。雖然。在文化文政之昔日。則或見採用。在  
文明之今日。則不免為陳言迂議也。且方今廟堂有

久。百廢畢舉。雖銖銖剝剝。苟益於國家。豈有遺而不顧  
之者邪。然而舍不問者。意者自有深意在焉。固非淺  
人所誹議也。足下姑舍其所見。令僕盡其所蓄。不獨  
裨益其學殖。幾足資博物一端邪。當是之時。觀客蟬  
集。環立而聽之。措大頗有得色。乃指金蚩吻。語衆人  
曰。僕原寒鄉一書生。學殖淺陋。豈敢費無用辨。誇詡  
其博洽之為哉。唯頃在三條逆旅。偶兩日無聊。獲博  
覽新報一紙。讀之中有蚩吻行詩一篇。篇末題曰。美  
水山人。命意新警。句句驚人。定是當今一名家。僕晚  
酌一醉。畧譜記之。請為諸君誦之。衆皆傾耳聽之。乃



朗吟曰。

誰拋黃金十萬鈞。鑄造八尺一雙鱗。其鱗維何魚  
中虬。面目猙獰鬣尾噴。憶昔元和之首慶。長尾七  
道豪傑悉碁峙。紅波漂血草木腥。短狹射影饒鰐  
死。人中有虬氣。食牛結髮執贄老。獼猴負嶠一乳  
百獸悞。功成登封後。火列阿虬軍。須累萬貫。不供  
宴安與珍玩。鑄為魚虬。而魚金鱗也。似金毛燦。  
安諸尾陽之天主閣。最高層。百雉金湯帶霞凌。雲  
太峻。噌旭日初。且勢欲躍。依稀海市蜃樓天。半升  
雨來星霜二三百。行旅仰瞞手加額。降至明治維

新秋廢藩建縣形勢革。魚虬能識答明時。辭高居

卑亦一奇。西游來參著明會。

博覽會西洋名曰著明會。清涼殿

前逞雄姿。嗟呼阿虬人而虬。人虬逝矣空黃土。不  
似魚中虬長存。鶯花海裏好拊舞。

衆皆感歎相語曰。憾不獲新報讀之。措大撫掌曰。諸  
君方今第一等開化人。而獨於讀新報不及。僕輩不  
開化人。僕恒憾之。抑新報之裨益于人智。不唯神丹  
良藥。一紙百文。亦可以啓蒙開茅。而况身靜坐一室。  
足不出門戶。九海外萬國。殊方絕域之奇貨異物。以  
至夫上下古今歷世累葉之名畫古帖。鎧甲刀劍之

類一。一瞞瞭然。悉鍾目睫。豈不廉亦甚哉。一僮父挺進。謂之曰。僕今而知新聞紙可貴。博覽會不可不赴也。當清涼殿之右側。啓會場門。挂一雙柱。聯題曰。萃萬國之珍異。極宇宙之大觀。填以紺泥。筆致道勁。有鳳翥龍躍之勢。觀客雜沓。至此脫屣就履。正面揭會場。注意十餘則。令觀者一瞞瞭然。知其方嚮也。面場右旋。長廊曲折。左右設欄。陳列色色古器。皆糊貼細小片楮。詳記其來由。曰某古研。則某高士所弄。某書幅。則某寺院之珍襲。某寶冠。某玉笛。則某天皇某法王之御物。香爐煙消。麒麟欲躍。書架描金。群鶴下

汀。萃玉之几。文具之匣。赤甲。白羽。玄弓。金戈。在東房。靜之。舞衣。佛之水干。琴瑟笙鼓。在西房。玳瑁之櫛。珊瑚之鈿。香囊指環。在南廊之前。蜀之錦。吳之綾。繡帶。緋袴。在北廊之下。雜貨有煙管摺扇。弄具有泥孩陶犬。其他為盆卉。為怪石。凡覆載之間。亡論飲食衣服。日用器械。莫物不備。流覽一晌。如啟龕法場。歷觀靈器寶物。觀客益屯。不能進一步。其壯觀可想也。既而白頭措大。與鄉導年少。其他觀客。後先追隨。度廊匝堂。各品評其物產。相偕至內侍所。則祥雲繞閣。異香薰人。中央高處陳列。至尊御物。洒金之机。彫

玉之架、為寶爐、為玉冠、金珠滿前、異彩奪目、中有鞞  
琫容刀、安插金架上、盛以紅錦囊、下糊貼片楮、題曰  
鬼丸、群客瞻拜、一睹知曠世寶器、鄉導年少亦在其  
後、注目久之、因引白頭措大之袂、試叩其來由、措大  
辭謝曰、此非一朝可盡、請卜異日、少年強請求之、措  
大搔首、頗有窘色、且答之曰、僕雖少讀書、寡聞固陋、  
豈敢足吐露其所畜積、以塵大方清聽也耶、唯僕髫  
年喜讀太平記、畧諳記其劍卷、無已、請為諸君語之、  
少年大怡、衆亦憇憇弗舍、措大首肯、漸將語其來由、  
乍有客相報曰、女紅場來矣、女紅場來矣、衆皆歡呼、  
相提携而走、

遠近四民、日來觀於會場者、肩摩轆擊不啻、而其綺  
麗嬋妍、尤驚人目者、為鴨東女紅場生負、其來觀預  
卜某月某日、若兩日、延卜其明日、要待其晴而來觀  
焉耳、大率一區生負多者三四百人、少者不降二百  
人、皆靚粧炫服、具一部鼓吹、路上陸續、相俱絃歌而  
來、凡每區女紅場、作為若懸磬家屋、存四柱者一基、  
名曰無底家臺、柱外設欄、粧以燕子、棣棠、牡丹芍藥  
之楮、木絹花、屋上安糊紙、泥金、鳳皇、龍虎之屬、楣上  
揭文木匾額、大署篆隸、若飛白二大字、字形靈活、皆

填以下金粉靛青，與錦帷綉幕相映帶。道路觀者，有湧  
出一團彩霞之趣。生徒皆均服同粧，或紅或紫，繡帶  
耀日，而羅袖飄風，皆在家臺欄內。三絃雙鼓，與吹竹  
彈絲之聲，喧闐嘔啞，令人魂飛魄動也。此皆途上所  
目擊，其奇麗壯觀，可以想見其一班也。

四月中旬，天晴日朗，好風如扇物。禁苑中御花園之  
北，茶坊酒店，聯軒比榻，華壇展緋，而茶煙颺風，觀客  
絡繹來往如織。日將下春，人語紛紛，相報告曰：「鴛原  
太夫來矣，鴛原太夫來矣。」語未畢，現出一大紫旆，于  
新綠樹梢來。蓋下京嶋原女紅場標旆也。區戶二長。

皆洋服而前導，次則了童兩行，凡二十餘名，執縛牽  
花車，車上安簾，插剪絲百花。次則歌妓一隊，紫衣紅  
裙，各持涼繖來。次則為太夫，其在上頭者，為養花樓  
名妓薄雲，而雛窓，而芳野，而寄木，而染衣，為若竹，為  
末廣，為若鶴，為松扇，最後名妓，則為初瀨樓初紫，皆  
才色雙絕，以清女之才，具小町之色者。花傘蔽日，而  
金蓮步遲，鬢髮如雲，而媚香襲人。十二金鈿，重而欲  
墜，七寶瓔珞，斜而愈光。觀者心醉，魂飛魄奪，竊目為  
神仙天女來降。一客觀而評之曰：「薄雲雛窓，美則美  
矣，艷則艷矣，雖然非辨天音，不可接近。有金則斲

艱奴隸亦可以同一夕歡也。又奚艷羨之為哉。一人曰：雖以下西施之美，楊妃之艷，其實則皮肉以包藏其骸骨為耳。故昔人有皮裏白骨人所迷之句，抑人之在世間不唯輕塵朝露，溘然一逝，骨朽皮破，誰有復顧而悅之者邪？喋喋辯論，各申其所見，不知日之蚤暮，旁有一茶肆，就樹下設榻，有老翁憇焉。沈吟思詩，乃援筆寫其所見云。

釵光鬢影錦成堆，滿地紅雲芍藥開。風裏媚香春一脉，無人不道麗人來。

傘掩斜陽鬢影歌，綺羅幾隊簇蛾眉。潘妃未慣金

蓮步，朵朵紅裙移履遲。

丰彩依稀洛水神，凌波羅襪送芳塵。白頭一職魂先動，何況青年薄倖人。

趙瘦揚肥各作家，吳綾蜀錦鬪豪華。雖然窮極專

房竈，終是人間薄命花。

書至第五首，店婢相促曰：旃旌已下矣。閉場在近，老翁倉皇急收紙筆，投茶錢而去。

各區女紅場生徒會場來觀之日，呈舞曲于禁苑者，前後接踵殆乎無虛日。而獨異其撰者為先斗町先斗町歌舞二妓，相團結分隊設店禁苑，以供麥湯於

觀場者不獲博一錢其粧一摸做妓院青衣悉着緋  
膝衣店中央安一大卓被以錦氈安以花瓶雜挿芍  
藥燕子杜鵑諸花紅白交枝芳芬襲人又旁置妓女  
按舞之人勝以粧點其景况士女游憇流連忘歸亦  
一世之壯觀也

既飲駝峯熊掌之盛饌者欲食布茶清齋之淡味常  
賞牡丹海棠之名花者却覺綠陰芳草可愛夫御所  
博覽會則駝峰熊掌之盛饌也牡丹海棠之名花也  
仙洞舊園則猶如布茶清齋也如綠陰芳草也既飲  
其盛饌又觀其名花安可不喫其布茶賞綠陰也哉

抑仙洞舊園在大內巽位延表數百間竹樹幽邃池  
沼如鑑春而堆櫻雲于樹上夏而簇螢火于池邊秋  
之紅葉冬之素雪四時景無不畢備可謂神仙之靈  
境人間之樂地也循池北行右有亭榭曰醒花亭閱  
國風社於此聽好國歌者隨意參其席亭右有邱  
卽悠然臺旧址左邱右池行數十步有一橋曰檜橋  
渡橋則見基礎蓋橋殿故趾又渡一長橋原設雁齒  
橋之處渡橋而西行路左有老藤樹是為藤橋故趾  
又有一邱新樹蒨鬱細草如氈名曰三笠山次則蘇  
鐵山故趾凡此間茶店酒舖東西相對青帘颺風茗

煙出行，徘徊顧望，令人有聯袂散步于平遠，負郭之野，舒暢其胸懷之樂也。山下列置鳥廠，以畜孔雀、鷲、雉、錦、鴿、山雀、繡眼兒、諸鳥。又設棚架，以羅列百色盆栽，折而西向，得一池沼，藍水渟畜，藻荇蔽水，榜曰阿古迷淵。有石梁架為渡，梁而左旋，則別設一場，以陳列珍禽奇獸，異魚怪鱗，獨脚小蛙，如羨百足蜈蚣、陰乾、章魚，疑是和尚，腊怒面，平蟹，定知勇士，魂魄，鵝鵝，鵝骨，大於佉公，頌首，駱駝肉鞍，隆於郭，素馳，背脊，其他猩猩、鯛，如醉而鸚鵡魚，似言九翔走飛潛，受生于兩間者，靡不網羅，嗚呼，可謂能極宇宙之大觀者矣。

器械博覽場，在大宮御所內，別令一區，陳列西洋奇巧之諸器械，運以蒸氣，以示其功用自在，弗可不講究也。石炭烟黑，如十丈玄龍，飛騰于空中，沸湯氣盛，似一簇白雲，湧起于平地，旁設一輪鐵車，加韋條，以轉旋之，又設噴水筒，以騰上池水，其飛激奮躍，九距平地，二丈五尺，而一時間，運輸二千五百斛云。又設一小車於竈上，車皆施韋條，以運轉之，上施鐵轂，長十餘間，貫以小車五六輪，皆運以韋條，大車轉則小車從之，下設一小鋸，方圓曲折，唯其所欲，有鑿孔之器，有運輓轡之具，有製米粉之械，有截銅鐵之物，其

運轉作用。一皆蒸氣所致。其截斷銅鐵。如崑刀切玉。蓋此場蒸氣之力。具十二馬力云。

與器械場。僅隔一牆。設影戲場。正面張布幕。左右列榻。觀客蟻集。皆就榻為。既而四面鎖戶。障絕不容光線。遂俾晝為夜。須臾幕中有人。啓一啓曰。以回盱以博者。官一莞者。西洋第一流影戲。而其第一回則為花輪轉旋之狀。語未畢。暗中乍現出一團輪影來。轉旋倏忽。令人眼轉心眩。不能注視也。或現虎文馬。或頭一巨白象。某則澳都夜景。某則佛國港澳。雜以滑稽諧詼之狀。又令人捧腹絕倒。不能自禁也。中有影

出烈母呵責小兒之狀。其母加鞭撻於兒臀。蓋人智多在頭腦。故西人尤保護之。不令精神耗損。與邦人呵責小兒。專毆擊其頭顱者。自相背馳。以事雖小。亦不可不注意也。

說教

明治維新。百廢畢舉矣。官置教部。令神官僧侶。說喻文明。所由於民庶。名曰說教。於是亡論神祠佛宇。日講其說。月設其會。北野也。八坂也。為華頂山。為東西本願寺。為伏水。稻荷祠。為紫野大德寺。其他小祠子院。無暇悉舉。各寺大率。門外建一大榜。署曰說教。



下細署每月某日。及某刻云云十餘字。以揭示起講時刻。迨期于農工。于商賈。蟻簇蠶屯。悉集講堂。肩磨肘接。肉薄而坐。為既而鼓樂合奏。洋洋乎起于堂右。令人肅然起敬神之意。樂闋而有一祝人。烏帽直衣。從容上壇。蓋某神官演說三則教義也。教師手執筭。平視群衆。一揖再咳。寢說喻之曰。當今之時。思欲一身幸福。闔家安全者。莫善正直也。諺曰。正直頭顱。則百神所止宿。側聞頃日。攝州神戶。有曰正直屋。正兵者。為人方正而質直。苟非其道。雖一錢尺帛之微。不欲取於人。以自封殖。是以九日本。支那天竺。八百萬

神會于出雲大社者。皆取道于神戶。八幡宮騎于馬。春日明神騎于鹿。辨才天騎于鯨。大黑天騎于鼠。毘沙門天騎于虎。摩利支天騎于野豬。稻荷明神騎于白狐。日吉山王騎于獼猴。爭求宿于正直屋。日輻湊其家。於是逆旅商法。日隆月盛。未幾何遂為陶朱富云。主人一日從容問大黑天曰。賤奴幸為百神所庇。顧以致家道豐富。為惠亦甚也。唯別有至願在焉。公幸許可之乎否。大黑微笑曰。其所謂至願者。敢問何也。曰。公平素持打出小槌物。一揮則出千金。再揮則出萬金。願日日一揮。令奴博大利。大黑啞然大笑曰。

此槌原非出金之槌，蓋擊碎癩惜人頭腦之槌而已。今汝以正直為本，以不欺為主，是吾輩所以爭求宿也。嗚呼！神戶埠頭，以逆旅為活者，不暇口數，而獨八百萬人，庇顧正直屋者，豈非以其方正不欺人邪？今之敬神者，一以正直為本，毫不挾詐術於其間，則其家道豐饒，何唯一正直屋而止哉？予又聞之，某區某巷，有一貧兒，常販賣敗措殘紙，以為活為，近日官命戶畜羊，蓋欲製其毛以織羅紗也。貧兒固辭曰：願得以豚易之。官怪問其故，曰：賤奴嘗敗措以為活者，故敬措如神明。邦俗呼措紙曰加美加美，美九稱紙者亡典神訓相同，故假以道之。

論鼻紙、塵紙、卷紙、美濃紙、西洞院紙。

東京所謂淺草紙者，紙中粗惡。

以此種為最，雖以疫神窮鬼未嘗不崇敬也。而羊獨食紙為糧，是賤奴窮所不喜，故曰願得以豚易之。官亦不敢讓之。又嘗有鬻風者，九谷風、朝風、薰風、金風、颶風、飄風、少女風、鯉魚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一畜而藏之，一日叫賣乎市，曰：風兮，風兮，請廉價而賣之哉。有一人喚呼曰：賣風翁，翁曰：諾哉，不知其所購求果何風乎？曰：今者暑月，安得買一豚涼颶，以消熱避暑。敢問價幾何許？曰：風亦多種類，細大巨小，一二有定價，乃拋五六錢，購涼颶一囊。最後有一大布囊，中畜

清風數百觔。珍襲藏之。客試問其價。曰千金而已。曰嚮所購得者。貴者不過十錢。賤者七八錢耳。而此風獨高價者。敢問何也。曰母深怪。此是神風爲耳。抑此風海外萬國所絕無。獨我東方所專有。凡上下二千年間。無時無之。曾弘安中一發之。覆滅元冠于紫海。是皆世人所熟知。今所弄藏者。則其萬分之一耳。然上以振興皇威。下以維持國體。皆職是之由也。故千金尚覺其價廉。以僕觀之。雖以百萬元。決非高價也。客吐舌而去。蓋前之正直屋者。以正直爲百神所愛顧。中之拾殘楮者。凡名神者。雖窮鬼不苟侮。後之

賣風者。能珍襲神風。非千金則不欲賣。其言雖戲謔。皆敬神之意。所發見。諺所謂鯁魚有頭。敬之必效焉。諸人以為何如。說訖一揖曰。拙老則小講義耳。未至習熟。其要妙之意趣。諸人果欲聞。知其壺奧。自有大講義在焉。請代語之。乃寧裳下壇。滿堂激稱。呼聲動地。笙鼓合奏。復如其初。

少爲大講義上。於壇。皎眉而白首。衣冠古雅。年約耳順。手執泥金筵。威而不猛。溫而能恭。一睹知其學德。高明弗易企及也。當是時。人人跪坐。傾耳肅聽其說。大講義從容正襟。乃說起曰。如敬神說。則前講旣已

辨之。毫無遺憾也。如老拙則特辨解其大體云爾。請說喻人不可以無學。又不可以不教之要。欲令諸人識其方嚮而已。抑人之所以闕達知識進步文明者。唯在學之與教。故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又曰時過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固陋而寡聞。故古昔教人法布在方策。六年教之數典。方名九年學書計。十有三年學射御。二十而始學禮。魯論閱卷。基於學而中庸發端。則有博學之文。進學解成於昌黎手。而勸學之文出於紫陽之筆。迨至叔世。弗識道之可講。弗察業之可學。

醉生夢死。與草木相俱枯落。無聞者豈可勝數哉。明治偃戈。明良鬱興。首建學校。設教部。令知人之所以為人。天恩海岳。無物可比。誰謂非諸千年。黃河邪。然則當今之時。師而弗教。弟子。弟子而弗學。師父。弗聞。可闕之知識。弗進。可進之闕化。毫無進步。効者。不獨負當今時勢。亦天地罪人而已。孔曰。得罪於天。無所禱。信哉言也。是以我邦古昔。名將良弼。策畧戰功。雄視一世者。皆謙虛屈已。必就師而學焉。饒皇之聘。王仁。鐵足之學。南淵。義家之禮。江帥。時秋之慕。義光。此數者。史不勝書。而予特服義家謙冲虛懷。求益

弗已也。史稱義家嘗過關白賴通第，談陸奧軍事。大江匡房隔坐聞之，曰：「好男子，惜不知兵法也。」後者告之義家，義家感悟，遂師匡房學兵。厥後義家攻金澤柵，見雁行亂，識其有伏，擊殲之，乃謂衆曰：「兵書有之，伏兵在野，飛雁亂行，我若不學，則今日將墮賊計中矣。嗚呼！賢哉八幡公，俾常人有此事，不唯不用其言，安保不怒其無禮邪？」義家量如江海，能包容細流，是以深者益深，而廣者愈廣。以為我邦兵家鼻祖者，要皆謙虛求益之所致。後之志學者，豈可不鑒而誠乎？且夫先民有言：「詢芻蕘，故雖以尼山之聖，曰三人行

必有我師。」長弘師裏老聃之徒，迭為師友。其他孺子之歌，婦人之哭，凡耳目所接，萬象皆師。靡適非學也。請試舉我邦近事，謙虛屈已，以成其業者二人，證之焉。夫其所謂二人者，一為圓山應舉，一為觀世次郎。抑應舉之典，觀世氏其藝業超逸，舉世所推稱。然而原其所由，皆芻蕘野人所指摘，遂發憤踏勵，為一代宗工。豈可謂偶然哉？應舉氏嘗為人作卧猪圖，經營慘澹，意匠甚苦，偶有賣薪媪，至自小原因，問曰：「汝鄉里近于山，得無見卧猪邪？」曰：「是常事耳，未足深怪也。」曰：「然則欲一觀，以寫其真，汝宜當報知之乎？」否。曰：「諾。」

西京傳新記 三續 牛月堂書  
哉。居三數日。里媪報曰。昨夜有野猪。卧于屋後竹中。請速來觀焉。應舉大悅。咄嗟赴之。至則野猪未去。尚睡卧如故。乃摸寫其真形而還。未幾圖成。自以謂神似逼肖。雖古名畫。恐無愧色也。乃附之僮父。僮父熟視。不唯不一言及。鳴謝似色甚不喜者。應舉心不能平。強問其實。僮父惶懼。謝其不敏。應復一再。初首其實曰。公今所畫。布彩結構。莫不畢具。唯至卧猪似與否。不得不獻疑也。曰何也。曰此畫死猪耳。應舉絕然不懌曰。此寫生耳。何謂死猪乎。曰不然。僕在鄉里。屢目擊卧猪。猪頸有毛。名曰怒毛。雖以酣睡熟寐。頸毛

際。蠟。森然如針。今觀斯圖。頸毛萎。絕無怒張態。僕是以知其画死猪也。應舉不服。令人見竹中卧猪。死已三日。盖病猪而已。即更寫生猪予之。其人嗟賞曰。此真活畫耳。拜舞謝恩而去。從是應舉画名。隱然擅其場云。若夫至觀世次郎。虛懷折節。學木賊剪法于僮父。以為樂部宗工。固膾炙人口。不庸費我曹口語也。抑八幡公於江帥。應舉觀世氏於僮父。凡衆藝百工。無物不有。師既已如斯。而况今之志學者。豈可弗擇良師益友。以琢磨其業邪。以今日我邦所在。所以有學校之設也。引證古今。辨折雅俗。口角生風。舌

尖飛霜能令愚夫愚婦感涕心折不覺呼妙也時日  
將下春講師下壇群客悉散

人力車 附馬車

甚矣哉時好之興風習興時推移月更年革也故士  
流命屯不得不降而挽車也貪覓運豐立致素封歌  
妓削眉為官長新婦支那學措大革面為橫文宗工  
華族上高壇學說教師口角和尚還俗以畜艷妻清  
齋割烹雖澹泊不及牛炙豚羹之腴膩半削頭顱雖  
古風不如斷髮種帽之開化一日後於時好則不免  
為一日田舍翁十日負於開化則不失為十日固陋

予是以昨日新奇則為今日陳腐今日時樣則為明

日錫狗故昔人嘗有句云花事急於人事急三朝不

見綠成陰豈以其人智日閑時好月華邪將其氣運

不得不然而然也獨其尤變而尤簡便者則為今日

人力車我邦上世其駕何物弗容得知也中世以降

人皆用輿馬而如牛車則非投錄大臣弗許漫駕為

蓋其國制然而已唯士庶人專用復輿復輿亦非一

日長棒日切棒日四手日宿駕籠長棒則非士大夫

及官醫亦弗許駕為獨至於切棒四手宿駕籠亡論

農工商賈皆得賃而駕之而四手尤為輕便故賞花

于嵐峽可<sub>レ</sub>片刻而到也。觀楓于<sub>レ</sub>柵尾可<sub>レ</sub>半日而遊也。  
問春於<sub>レ</sub>島原尋秋於<sub>レ</sub>祇街避暑于<sub>レ</sub>紉林觀月于<sub>レ</sub>三樹<sub>上</sub>。  
凡名區勝壤不<sub>レ</sub>累一<sub>下</sub>玉趾一金蓮可<sub>レ</sub>遊數里外者絕  
無出其右者。是以都下壯丁籍以糊口舉火者亡慮  
數十百人東馳西走無冬無夏于<sub>レ</sub>雨于<sub>レ</sub>雪殆無<sub>レ</sub>虛日。  
嗚呼亦可<sub>レ</sub>謂盛也。既而物換星移今者則有人力車  
者價半<sub>レ</sub>古之<sub>レ</sub>篋輿而便則倍<sub>レ</sub>之何則彼舁以<sub>レ</sub>雙肩此  
挽以<sub>レ</sub>兩臂彼馳以<sub>レ</sub>四脚以<sub>レ</sub>走以<sub>レ</sub>兩足其勞逸煩簡固  
非<sub>レ</sub>篋輿所得<sub>レ</sub>比較也。宜其篋輿日替而人車月盛也。  
或曰輿替而車興未<sub>レ</sub>足深怪也。嘗聞古昔神仙皆駕

風雲跨蛟龍不<sub>レ</sub>啻鞭鬼神御雷霆費長房駕<sub>レ</sub>杖蒙寶  
駕龜列子駕<sub>レ</sub>風黃帝駕<sub>レ</sub>龍有<sub>レ</sub>衆劍者有<sub>レ</sub>騎虎者有<sub>レ</sub>駕  
鶴而遊揚列者凡如斯者不<sub>レ</sub>遑悉舉爾後不知其駕  
何物而遊何地也。有一<sub>レ</sub>官客偶屬<sub>レ</sub>休暇以<sub>レ</sub>日風日和  
暢乃戴<sub>レ</sub>種帽穿<sub>レ</sub>長被逍遙于<sub>レ</sub>市街間步過<sub>レ</sub>一店頭店  
揭<sub>レ</sub>一竿紅旗題曰西洋國都假聲車官客一笑停步  
讀<sub>レ</sub>之絕叫曰奇甚矣新甚矣車夫磬折曰官家有人  
車請<sub>レ</sub>廉價而駕<sub>レ</sub>為耳曰若價唯其所求今<sub>レ</sub>招旗題曰  
國都假聲云云果令<sub>レ</sub>車學西洋國名邪豈不<sub>レ</sub>新奇中  
之一新奇開化中之一開化邪丁額手曰招牌明確



豈敢欺罔官家之為邪。曰：價幾何？曰：一國一錢耳。五國則五錢。遂及西洋各國，皆可類推而知也。曰：吁，廣矣。卒駕而過三條橋，車軋橋板，忽然發聲曰：龍動龍動。龍動，龍動。客抵掌曰：奇矣。是無乃學英都假聲邪？折而經繩手鐵輪轉輾，與砂礫相軋，又作聲曰：希臘。希臘，希臘。希臘。客益大笑。既而渡泥淖，車乍作變調，連聲相呼號曰：哇，哇，哇，哇，哇，哇。又一轉度四條鐵橋上，車亦放聲曰：土留古，土留古。客大悅，更增價令星馳。丁曰：諾哉。電馳直往，未十餘步，誤踐牛糞，足滑而顛。為車乍獨語曰：古論備屋，古論備屋。客大笑。

曰：新新奇奇，洵如招牌所道。乃探囊予力錢而去。又有一書生，醉步踉蹌，過某市街，熟視一書肆招牌，直詣其肆頭。曰：僕醉矣，僕醉矣，何不粧一輛人力車，載以送吾塾。小厮罄折迎接曰：小家則書坊耳。如人力車，則距奴家厓五家，請就詢之。生掉頭曰：汝肆頭，暖幕招牌，標曰：五車樓。假令未及具車五輛，豈可無一車以畜之邪？請亟辨之。小厮搔首摩手曰：奴家舊來書坊，故亡論漢洋弗領古今。儒書佛經，英佛翻譯之諸書，民權之論說教之話，無書不備。故如書籍，則不獨五車，車載斗量不啻也。唯至人力車，則不藏一

輶隻輪願去問之第五家即當咄嗟供之耳生首肯曰汝言亦不可謂無理也蓋車店距汝家屋五家故名焉以五車名号邪唯其車店方位何如曰鍊錮弟五家耳生頷曰唯唯蓋車之典東於字畫則一人損益耳即走詣車店急還命車且問其主翁曰汝輩平素業挽車是以車夫皆揭人力車招牌今汝獨除人力特揭車字者何邪曰今日車夫空匱不復留一人絕無人力可以引車屋具幾輛小車故特揭車字以表不詭耳生日亦有一理醉步益困去過一坊坊角揭一小牌屋見署車屋町數字大悅曰此坊一區皆

業人車者必矣走叩一店曰有車乎否曰無有也又叩一店曰有車乎否曰無有也東索西求遍問一坊遂不得一車生大困乃請其區長讓之曰子之所管轄名爲以車坊而今絕無一人鬻車者無乃有名而無實邪區長頗有口辨直荅之曰足下見規僕以名實不相稱之訓誠慄慄汗無辭可以疏分雖然其有名而無實者不獨賤僕一坊九西京府下巷号坊字名之與實不相稱者不唯口數也請舉其一二證之抑子亦不聞坊名曰柳馬場者邪而未見植一柳樹也此之謂名之與實相稱邪曰弗稱也不見曰富小

路者邪、一坊未必富人、也、此之謂名之與實相稱邪、  
 曰弗稱也、名曰錦巷、其果似錦繡邪、曰非也、名曰衣  
 棚、其果布陳衣裳邪、曰非也、然則九府下所掌管坊  
 名、地名、邑名、里名、名之與實弗相稱者、不暇口數、名  
 曰黑谷、谷未必悉黑也、名曰白川、川未必悉白也、寧  
 弗唯此、名為曰士、名為曰農、名為曰工、名為曰商、名  
 為曰開化、名為曰文明、至名之與實稱邪否之說、僕  
 不才、未知其何如也、生大笑曰、毋多言、毋多言、  
 人車之夥、涉寺坊地方、後三條至四條、為最盛矣、率  
 一車載一二人、輪皆朱髹、箱皆金碧、畫以古英雄豪

傑、及綠林白波巨魁首領、其錦衣鎧甲、手持一面古  
 鏡、跨一大蝦蟆者、非兒雷也、則天竺德兵、其顏如渥  
 丹、美鬢而魁傑者、則為關雲長、黑甲而髡首、背負刀  
 鋸七種者、一睹而知為武藏坊、高屐而直、無步而吹笛  
 者、不問而知為牛若丸、請雨者則小町、而招日者平相  
 國、或泥金描草花、或螺鈿畫鳳凰、蔽以油幕、可以防  
 風雨、可以障寒暑、中設紅絨蒲團、可踞而睡、可倚而  
 憩、車夫皆壯漢、其挾軛走者、則彷彿於穎考叔、而其  
 車聲辘轳、不以聞、昧廢禮者、似類蘧伯玉、有女同車、  
 顏如薜華者、則某歌妓、赴某豪客盛宴也、其過閭、或

者某公子學魏文侯也。小姐大娘同乘而東馳者。吾知其踐觀劇約也。乳母擁嬰兒。輕輓烏南走者。吾知其至某小蠻種痘也。村翁亦車。里婦亦車。權奴亦車。三婢亦車。亡論農工商賈。巫祝僧尼。無人弗駕。無物弗馳。嗚呼。彼軒轅氏。初車而還。未嘗見今日盛且夥也。當今之時。顏路請車。尼山不以不可徒行辭之也。當今之時。令聖者上車。不得不內顧而親指也。然則勝郎雖覺乎弗勞。花姊可以抵箱荷。祠也。小栗雖賴乎弗累。照姬可以赴草津。溫泉也。嗚呼。開化世界。普天率土。靡適弗車。乘人車之利用大也哉。

一夕雨淒月黑。有啾啾烏悲泣于破屋下者。曰昔者文政天保之間。江海奠安。絕無兵革之虞。解語之花。無地無之。多情之柳。無日弗折。是以吾儕奔忙。殆無虛日。探花于嵐峽。避暑于鴨沂。三樹之月。圓山之雪。一年三百六十朝。東馳西走。唯吾儕是之由。府下壯丁。籍以舉火者。不唯幾千人。日博萬錢。月射千金。以育其妻子。以供其衣食。可謂天下樂事極矣。寧圖未滿五六十年。而風俗一變。人悉斷髮。而服悉洋製。爲衣可以支寒暑。編傘可以防風雨。絕無一人顧吾儕者。弃擲於破屋荒店之下。沈埋於蟲絲塵煤之中。追

索往事恍焉如隔世。今者則一星之銀樽不獲，半碗之粥啜不獲。我生不辰，值斯百憂，抑天亦有私而然邪？言未訖，有笑于隅者曰：咄！籃輿子，何其啾啾焉得？婦女之言邪？方今文明風化日開，茂寸異能之士，碁布于天下，雖窮鄉小民，懷一技一能者，皆無弗庸。是以吾儕幸遭逢明時，長轅大車，炫耀于廣衢之間，要之皆文明世界，德澤所涵濡，豈不亦人生至幸哉？子亦少降志改慮，學僕輩所為，美衣食，好妻妾，可咄嗟而辨也。然而司量偏見，徒守區區小節，以為牛衣之泣，是僕尤所弗解。况其願熟計之，悲嘆之聲，與笑罵

之言，一泣一笑，呼號紛喧，徹于三戶，而聞于兩隣，戶長驚怪，竊謂非東家失火，則西家鬪爭，急遽秉燭巡行，閭巷則戶外人車，與屋裏燒輿，偶為人言，以想其胸臆焉耳。戶長誰何日，何物鬼妖，中夜論爭，以驚人睡耳。於是人車與廢輿，閉息不復交一語，四鄰闐寂，唯聞簷滴丁丁，與候蟲唧唧耳。

喇叭色高，喝道警人，四蹄生風，而雙輪滾塵，一御者執策箕，意氣揚揚，旁若無人，中載一大官，夷夷然，輻輳然，如輕如軒，未一瞬間，星馳電走，不見其隻影，何其迅駛快捷，與流車相比較，不多遜邪？既而曦景且

午牌御人醉飽。回車而還。欣然語其妻。曰。吾一駕而策馬。則日獲千緡。月利萬錢。以窮耳目之娛。以充口腹之慾。視諸彼人力車丁。手足胼胝。流汗如雨。而問其所獲。不過衣食數口。妻兒其所為。天地懸隔。奚翅富兒之典乞丐而已哉。吾頃日赴新京。極講談亭。聞講師說演義三國志。諸葛孔明羽扇綸巾。駕四輪車。進退三軍。號令明白。秋毫無所犯。是以曹操揭髻而敗走。仲達徒跣而奔竄。遂定三分鼎峙鴻業。豈又不一個氣量人邪。雖然。吾亦人也。彼亦人也。假令雖以孔明勇智。非有三面六臂。同是具一雙單丸耳。其

所不同者。彼之車四輪。而我則雙輪。彼執羽扇。而吾則鞭策。其縱橫馳騁。來往于通衢間。士女老幼。為之辟易。未嘗不闕路而讓也。然而朝喫百斤肉。夕傾一斗酒。飲食醉飽。日又一日。以過了一生。豈不閑化中閑化人邪。醉喫百回。自鳴其得意。荆婦不應。視曰。久矣。自負自謾。何其冗語萬言。一至此邪。如斯者。則賤妾所不欲聞焉。抑良人自稱曰。才子曰。氣量人。而一年四時。無時不空囊。是以釜中生塵。而米櫃栖蜘蛛。不能令妻子免飢渴。而良人恬然。此之弗恤。朝醉於宮川坊之花。夕眠于先斗巷之柳。于鱸飯。于魚膾。

于淡肉于蕪羹不獨荒于色又荒于食而自曰寸子稱豪傑妾不知其何謂也妾昨日見良人御某長官而馳騁意氣揚揚甚有得色而某長官身以勅奏之重而小心寅畏未曾見驕誇色何其賢不肖相懸之甚哉似賢哉言也何其自今而還妾願得請求三行有似晏御之妻乎半離簡易牛以馬則素望足矣詎罵百端頗極醜詆御人勃然面熱舌急一喝曰咄頑婦敢凌轢乃公如其離簡汝不求乃公乃公反將予汝乃直磨硯接筆作書拙之其面夫妻反目眉怒口張遂釀成一大鬪爭來御人蹶起徑捽其婦髻空拳亂打簪折髻亂婦

不少屈急走厨下取潘盆枝之御人咆哮即揮插木擊之盆碎而木折號泣之聲與詈罵之言喧喧囂囂未知其黑白何如也於是對門三家與東西比鄰三婆兩妻併小婢老奴一時救解三頭交錯而六臂爭鬪一方擁御者一方慰家婦七顛八倒九起十蹶老婆脫義牙而匍匐拾之伍頭失假髻而狼狽索之既而群客交集慰彼救此風波未平御人大罵曰山神盍速去也婦應之曰咄呆奴也狀何其反覆之甚邪抑妾之嫁爾家也三歲食貧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當時目妾以活辨天愛妾昵妾掌中名珠不啻也何料

青春易老，綠葉成陰，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今又罵妾以山神。但俗名其荆婦曰山神，蓋其面目猙獰，以可怖也。夫辨天之典，山神美惡，姣醜固非同日之比也。而其呼辨天者，舌尚未乾，言尚在耳，未三數年，呼以山神，朝以無鹽，何其反覆愛憎如此速哉！果令妾山神乎？家爺則窮鬼耳，山神而配窮鬼，勢所必至。又何足深怪哉！御人益怒，戟手罵詈曰：汝不聞乎？孔明之婦醜則醜矣，雖然其智巧才藝之美，有不易測知者，何不觀木牛流馬，以窺其一斑也。今汝則反之，屍之重則如閻夜之牛，口之輕則如風中之葉，同一牛而彼驅使木牛，以供其使

令，此策暗牛，以煩其心力，此予所以不及孔明也。既而西婦東媪，喧呼救之，於是夫妻反目之爭，遂屬團圓，因集其罵詈紛諍之語，搏作一丸，試餵之，赤與黑二狗徘徊，嗅而溺之，不復顧而去。鄰婆一莞，撫掌曰：夫婦鬪諍，雖老也禽獸，亦將不食其餘也。

### 天長節

天長節奉祝

今上皇帝嶽降之佳辰也，每歲以十一月第三日，攀之，此日也。無都鄙，無遠通，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亡論翔走飛潛，凡有血氣者，靡弗歡欽鼓舞奉祝。聖壽



於無疆恭賀。寶祚於悠久也。是以比屋連軒，昧爽而興，除塗灑地，張幕點燭，官吏禮服，祝之於府，商賈齋戒，持之於社，往來絡繹，一市如狂，與祗園神會，同一景况，或肆上安瓶花，或鋪頭展華鐘，或列金彩偶人，或陳綉花楮木，或耽樂飲酒，或祭祭衣服，或設酒饌于塗，要行人飲，唱之，或矢絲竹于堂，令士女縱聽之，吾嘗讀國史，往往有賜酺于天下之事，今之天長節，亦古大酺之遺風邪？嗚呼！上有南薰解溫之歌，而下有擊壤鼓腹之民，方今海內上下奠安，不獨耕鑿熙熙，能獲其所，併有立豕頌則之慶，為之民者安得弗歡欣鼓舞，梓其賜也哉。

從天長節前一日，市中每戶建幟于門外，幟皆白布，畫以旭章風時觸之，飛揚掀翻，如飄白雲，而簇丹霞，偶有一醉漢，左顛右倒，足將蹶乍止，醉步踉蹌，佇立于十字街上，驚怪久之，曰：我聞昔者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枯焦，下民大苦，乃俾后羿射落其九，且今者則不啻十日，不知其幾千萬日，何其日輪繁殖衆多，陪獲於古，一至於此耶？果令日輪如斯衆多耶？不假魯陽之戈，清盛之扇，而一年四時常如白日，令吾邦如不夜城，不必須銜燈也，不必假蘭燭也，車胤不聚

螢火可以讀書也。孫康不映雪，可以臨字也。一家儉約，豈不亦大邪。一年利益，何曰鮮小邪。吾亦聞之。豐公秀吉之生也，其母夢日輪入懷，既而有娠。今此各家旗章日輪入各家婦女子之胎，則從今以降，吾邦生幾豐公，未可知也。其他以日名爲者，武將有朝日將軍，僧徒有日蓮上人，趙盾趙衰，則如冬夏二日之異趣，日日新而又日新，似湯盤銘久而弗磨，日没西天，三百日則非上宮太子識文耶。斯日何喪，則非庶民惡桀王之暴邪。北條時行，有三日，前代之目，明智光秀稱三日天下，其比于日，喻于日，稱日，愛日者。

上下古今，措弗暇，儂今旗章所揭之日，旭日邪，夕日邪，抑日耀日邪，何其日輪之夥涉邪。自語自哂，卒一蹶而路矣。市人走而扶之，曰：卿醉矣，卿醉矣，何不疾還家就寢。醉漢叱曰：咄，毋復道。汝不聞乎，孝子愛日，今而空此日，則百日說法，無乃一放屁耶。

鴨東八坂新地，亦爲花柳淵叢，故是日尤爲熱鬧。頃年閱歌舞練場，於其初音巷，以爲歌妓舞女溫習所。場外榜曰：大機關生人勝，行人一瞞，預知其壯觀。觀者輻湊，肉薄而入，戶口有人，絕弗要着錢，唯許其縱觀。場之正面，施一大布幔，布幔之內，設鼓吹一部，宮商

間作絲竹合奏嘈嘈切切令人魂飛心躍上為一奴儀服用黑羅紗盡現出於幔外敬跪再拜高聲相啓曰諸公不以道途遼遠惠然賜來車不獨奴輩幸福亦闔區幸福因聊呈戲技以奉祝下

今上聖脰云耳請少時停躅辱賜一觀為幸亦甚也啓訖而折鳴折鳴而慢徹矣場之中央高下設壇壯漢數名皆被緋纒而跌坐蓋擬不倒翁也既而絃鳴歌作謠曰無聊薄欲遣閑愁先卸達尊棚架頭手中約額轉還轉轉去起來不暫休於是壇上拾於不倒翁者相俱作轉輒狀奇負異態令觀者不勝捧腹也

蓋榜面大署大機關數語洞喝以引觀客亦博聲價之一術可以見其工夫新警復出於人意表也

上京三十區柳馬巷一帶地方亦西京繁華之要衝是以每歲天長節人人鬪新家家競奇予今揭其新趣妙案尤膾炙人口者以論世上才人鬪新競奇者大旆一竿題曰百覽會蓋擬今春博覽會也而其所排列非折脚鼎鑪則禿髮弊帚凡敗盞漏瓶厨谷庖具之類人弃而弗顧者收拾不遺採以羅列席上以出奇趣呈新案令人拊脾抵掌不覺呼妙也高堂深邃率當容數百人堂之中央左右設欄以禁觀客攔

入欄內陳色色物品。屏風耀金，緋氈展錦。一題曰：新古貨幣，就而視之，則其擬圓金者薄切，糠收一大蘿。葛根帶黃金色者也。其比碎銀者，用剥皮銀杏仁也。其擬方金者，方切，糟收越瓜，稱奈良漬者也。此品則中嶋某新案，二題曰：上京二十七番組，組猶曰養蠶部伍。所製生絲，遠而見之，宛然不減真絲。蓋束結髮楮線十餘把，盛諸一大玻璃壺也。此物則道江氏創意。其侘糍盆上，加為以白銅蓋一枚，鐵釘以作文字形。擬於時器者，名曰弗斗計，包裹魚脯一片於紫絹者，名曰計都留登邊留之類。旁午錯陳，不暇悉舉，亦一

時奇構，要之弗過怡悅都人士之心目，以博一莞而已。

一商賈與二農夫，觀訖出門外，就茶肆小憩。為農夫盛評論陳列物品，嗟賞不措，以為人生一樂事。商賈首肯相俱語其所見，既而曰：下奴今日以高事到某區內，亦設擬博覽會，令四方衆庶縱觀之。下奴亦得窈閑一見之，中有人間未曾有之奇品。今猶記弗遺，請為公等語之，以資博物一端。農夫欣然，愆惠曰：今日何幸福，觀未見之物，聞未聞之事，以閱達其知識。不唯十年螢雪，請語其所見物品，令奴輩與聞之。商

賈乃探其懷中點檢簿所手錄且讀且語曰下奴

所目擊奇品異物不暇悉舉而其尤奇者

一曰假虎威狐裘

此裘原非羊裘鶴裘之比好阿片推要當路人而

自度威力不道常假白額以攝服百獸白額不知

其既然令其縱威福吁亦可哂哉衣此裘者非阿

諛迎合小人則求寵規利之佞臣是以清廉高潔

之士皆唾弃弗欲披服遂為無用長物今陳列博

覽會物品中以誠世之奔競為風浮靡媚久者

下記清風堂主人所藏七字豈不曠世奇品邪不

知清風堂者為何人定是高踏之名士惜不見其人

農夫抵掌絕叫曰奇甚矣奇甚矣如此奇物而不得

一寓目豈不遺憾哉其他物品意者皆人間未曾有

之物請更語其次者商賈曰諾哉乃披牒簿後讀起

曰

二曰面白狸腹鼓

此鼓非明皇催花羯鼓又非狐忠信初音鼓白面

老狸之腹鼓也此狸也好陪豪客富翁之夜宴滑

誓諧詼能解人頤財主一投半星銀一枝花起舞

再持逢逢搥鼓曰面白狸腹鼓常好衣食於袂斜

間維新而還。一掃絕跡。今不知潛匿何巢穴。蓋奇

獸也。以下不錄其所藏弄主人姓名後皆倣之

三曰有難山貓アリカタヤマネコ

貓亦多種類也。獨此貓絕不嗜鼠子。其所嗜好者

唯金錢花一枝耳。人與之以其斤花隻葉。又拜舞

點頭。曰有難山貓。蓋邦俗謝人厚意。則謂有難鳴

呼面フモシロタヌキ白狸之。典假兎威狐。併此山貓皆異種而同

類。所謂狐狸而同穴者。聞西京圓山有山貓者。嬌

柔而能媚人。尤善歌舞。然典此山貓名同而實異

亦貓中別品而已。京俗呼美姬艶妾。日別品。然典此貓自異。

四曰私慾鳥シヨクドリ

眼如鸞鷁。瓜如鐵鈎。好攫取黃白人啗。以大利欣

然飛鳴曰。金可愛也。金可愛也。常栖宿于銅山金

穴中。毛羽頗帶銅臭。

五曰虛誕出現真琴ウソカラテタマコト

邦俗訓誡曰真言。又呼琴曰糊塗。此琴原虛妄中

所製造。大率娼妓能彈虛琴。訓典計相同。巧騙遊客。然

遇俊爽年少可喜者。弃虛琴而奏真琴者。千百人

中偶獲一二。嗚呼何其世上虛琴多而真琴之少

也。然非了解虛琴聲調者。安得辨解真琴節奏哉。

六日酣睡貉

貉之為性。晝伏夜興。能睡于白日。此貉沈靜寡默。喜怒不形色。毀譽得喪。時到其耳。不唯馬耳風。豈其氣象襟懷。能有容人之量。而然耶。亦毛物不易測知者。或曰假虎威之狐。與面白狸。有難山貓。皆同穴之狐狸而已。蓋或然也哉。

七日可愛鳥

昔人曰。愛人及屋鳥。此鳥也。姿色絕艷。兼善歌舞。故名曰可愛鳥。夜半洞房枕席間。時聞其聲。如謂可愛可愛者。然自非知此中趣者。亦不能聽此聲也。

也。唐人詩云。玉顏不及寒鴉色。蓋非虛構也。

八日北限雀

羽族中尤貪賤者。曰北限雀。邦訓北之與着相近。似為。蓋其嘗披服裳衣。冬月屢穿一領。不能多畜。故有此号。

九日心有竹

竹之為物。直節而虛心。故人皆推稱以為君子。宜乎子猷與可之徒。翫而愛之也。獨此竹推誠接物。傾竭中心。所蓄積不少。包藏名曰心有竹。益服命名之不虛也。

十日不鹽梅

記曰作和美、汝是鹽梅、雖以易牙庖丁割烹調理、無此則不能和五味也、獨此梅不暗香、踈影無可喜、併失調和之美、抑家人坐弗解食性也。

十一日滅僧菜

滅僧菜、西京人無老幼貴賤、無皆不口之、甲與乙應酬間、甲謝以不敏、乙報之以滅僧菜、一則滅僧、二則滅僧、滅僧則猶謂過令不敢當也、此菜則關、左以東、所未曾聞見、故東人初來西京、聞見以為奇菜、朝夕聞之又口之、竟至不知滅僧為滅僧也。

十二日藪藪蛇

突如來、忽然出、人俄接之、雖以貴育勇、未嘗不倉皇疾呼、走且僵也、就而熟視之、則尋常小蛇、無足懼者也、故世俗呼事發倉卒者、曰藪藪蛇、鄙語曰、由斷大敵、予於小蛇亦言焉。

農夫傾耳、益驚其異、聞嘆稱不措、仍請問其次、店主偶供椀茶、左右睇眄、嗅且誡曰、焦臭殊甚、非片楮誤投爐火、則烟管星火、送墜於衣帶、既而絕叫曰、遺火、遺火、農夫錯愕、無所為計、遽然問之曰、遺火在何所、曰、領之下、袖之間耳、急起振衣、星火橫送、投商賈襟



間商賈倉皇連呼曰熱甚熱甚於是榻傾椀飛茶瓶  
倒覆而爐火噴灰灰似雪片飛散亂人化白頭立狼  
狽農夫與商賈相偕連呼曰有遺火有遺火何不来  
救之乎店主救援事終定為蓋農翁聞商賈話說博  
覽會無延三尺不覺津津入蔗境烟管傾歌燭火墜  
於衣以致此騷擾商賈蒼黃懷慄簿起

浴舖

斗柄方回歲將更始一月一日夜深漏闌戶外有人  
鼓吹喧耳雜以喇叭三絃喚呼曰龜湯熟矣龜湯熟  
矣蓋浴舖報新湯也又有年少一隊噪而過者相呼

唱曰嗚呼與伊與伊欲得佳妻忙更忙好卸ハツラカ初  
運浴ハツラカ初湯嗚呼與伊與伊ハツラカ蓋市店年少托搬貨  
物於財主也既而東方漸白群客來浴爭祝歲首吉  
兆湯舖在上京松竹坊戶外揭一小紙燈題曰龜湯  
湯舖極清潔男女異門男右女左中設壟斷以網浴  
錢楣上糊貼一大白楮以標揭浴規與湯價男女皆  
入槽而浴為槽口設板扇開闔如意槽外設兩槽一  
畜水一畜湯浴者皆就槽外清湯洗澡一過更就水  
槽盥嗽槽旁有井通筧送水湯熱則呼水湯冷則命  
焚唯其所欲各戶皆設壁榻一二題以番号浴者內

衣其中鎖鑰以備盜偷春首則盛設楮木綉花及毬燈以粧點其景物每戶率皆如此

有一老翁性忌不祥春首沐浴必赴龜湯湯冷則叫

呼曰竹竹與焚訓相近湯熱則又呼曰梅邦俗加水於熱湯曰守免遇其

浴客輻湊弗能入湯槽則獨語曰松松與待訓目自相近似

相慶曰湯補既名龜湯而問主人名則曰鶴助今又

具松竹梅三者町名亦曰松竹何其今年祥慶之饒

邪不覺一笑亦自祝曰笑門福來笑門福來

日既夜矣浴客蠅集黎燈玲瓏俾夜為晝湯氣如煙燭光為之昏一少年入浴氣和體溫乃謠曰流水雖

然淺流清燕子花來往窺編笠唯見燕燕斜匪欲認

郎面語情癡也邪聲清詞新梁塵欲動一僮父在隅

微唸曰魂乎來返返魂香名畫有靈母相忘要聞一

戲可憐語空對畫圖又斷腸音調重濁頗帶奧音蓋

摧奴素秘曲也乍有度一曲者如叫如泣敲發于頭

腦歌曰其言不解才三君妾與君昵一日云想嘗賤

妾在宮日禱請管公語慙勤欲識妾情深切屢一生

不食梅子貴蓋某才人試新肉曲也唱瀨田唐橋銅

擬寶珠者一聽知某店丁戲擬某俚謠也其他有微

嗟萬吉原三谷港者有高歌乘兩夜入津八百名者

有低唱春雨濕鶯羽者。加爲以東北高砂謠曲。吼者如考銅鑼號者。如鳴破鐘。其至不能索一歌。口啞一曲者。諷詠雲邪山邪。吳邪越詩句。以厭倒諸曲。其至最無口藝者。唯曰南無南無。蓋以其湯溫不堪快。身不知其然。偶發之也。笑語紛尨。有呼水者。有叫熱者。有唱冷命焚者。有箕踞摩垢者。有向槽盥嗽者。有鑑面自容者。千狀萬態。不暇畢舉。而中有一生。出浴拭背。面壁而立。讀各家報帖。曰某月某日。某寺院說教。而某亭某夜。某講談開業。大博覽會肇某月。某祠沙持卜某日。一一點檢種種細讀。讀至角舐姓名表。曰

大關則某甲。而關脇則某乙。行司則木村某。而勸進元則和歌浦某。不唯流水下立板。既而見一奇字。百方弗得讀。口噤舌結。漸汗浹背。旁人怪且問曰。兄入學。小蠻既已三年矣。西籍漢書。莫字弗讀。然而今讀區區角舐人姓名。尚且弗能讀。苦學三年。安得無類。画餅邪生益窘。寢荅之曰。僕當還而閱單語編而已。男女不共漏浴。古今禮制。弗得不然也。是以別設湯槽。以浴女人。其製一形。男湯曦景。且午牌。小姐大嬢。或抱嬰孩。或携小童。或負或提。爭集湯場。一美姬。年約破瓜。從一下婢。髻髮鏗鏘。忽忙入戶。揖主媪曰。闔

家安全迎斯青春敢賀敢賀妾亦客臘辱庇蔭嫁某  
 良家今春賀年兼歸寧父母幸仍舊見眷顧不獨妾  
 幸福亦父母慶幸主媪欣迎答之曰免須曾宇奈是西  
京通言猶妾頃聞大姬婚嫁心喜魂躍宜速ソク支賀其  
日非敢然慶事而因循至今日者妾客冬微恙病卧不久起至  
 春宿疴少瘳不圖得接大姬音容以達其素懷姬拜  
 謝曰阿保羅志異西京通言猶妾事故多端不少知  
 其病疴果知之乎亦當拜趨看獲之為耳媪曰免須  
 曾宇奈喋喋今疏喧喧謝罪乃解衣試浴正是蓮花  
 洗粉而玉層益清楊柳沐雨而鬢髮愈綠非華清賜

浴則洛神或凌波下婢手摩其肩背宿粉殘脂一洗  
 如拭婢因諛言曰肌膚如白雪之白涅而不緇美髮  
 似綠雲之綠愈梳愈滑眉如遠山唇如丹華西施孟  
 嬙未足比其美也小町衣通恐將赤跣而支也諺曰  
活辨天降自天上又曰倒觀白玉簪如吾大嬢幾是  
 也如賤婢則反之面黑則類團炭口潤則似巨鐘鼻  
 則獅子而肩則鷓鴣無鹽之醜孟光之陋賤婢兼有  
 之自悲前生罪案未盡極此醜陋願每其浴湯得舐  
 一點垢庶幾有改其面目者邪美姬冷笑曰母復多  
 言妾今初知不及小町衣通諸姬也婢曰敢問何也

曰小町衣通豈有若汝醜惡婢哉。

姑之嘲新婦新婦之罵姑不唯水炭不相容非肇于今日抑自推昔而然也掩而察之則新婦不遜未必如姑氏所言而姑氏暴悍未必類新婦所愬要以水鬪水之論亦可以供一噱也而漏其不平必於浴室西鄰老媪與東家牙婆相俱摩背垢喋喋叙寒暄啗啗話陰晴東婆歎息語西媪曰當今之時稱薄命不幸者莫大於鰥寡孤獨然而鰥寡孤獨猶得時而願養其骨節如賤妾則一年三百六十朝假令鳥鳥不鳴豨未嘗一日遑暇何則妾家往歲迎新人而其人

慵懶每朝晏起非過十時不出其閨房盥嗽一晌而朝食食訖乃報午鼓是以井臼操作妾盡辨之而無片言以慰其勞夫慰與不慰在妾固不關損益未足深尤也唯有不容不一言者願尊媪熟聽而憫察之抑紡織針事則閨黛急務宜當電勉從事之也然而踈慵不喜針線自曰一日取針則十日卧病弄不可解之絃索語不可言之風情不獨背官家設女紅場之旨其傷害風俗洵非細小也且夫客歲三月舉男今年四月亦將生兒年年生子皆令老妾代鞠育勞如斯過三數年妾恐不堪奔命極死之不暇也而豚

兒庸愚惑溺慵婦以長鼻毛鄙語曰相似類者則夫婦豈不其然乎妾後朝至夕誦經念佛不曠一日而其勞悴如此何其彌陀如來令妾至此極耶如尊媪則異之兒賢而婦貞閨幃緝睦可以想見也且摩且語層乾湯冷乍一嚏曰果知新婦非毀老妾也諺曰人竊詬罵已過失心噴嚏矣故以此言戲之耳

老姑出浴而歸其家新婦抱兒代赴浴舖遇近鄰寡婦亦來浴相俱叙其疏情一浴摩揩其背垢談及其家事新婦喋喋詬罵其舅姑曰妾于婦業已經三喪葛矣無不泣之日無不歎之時而嘗苦茹辛隱忍以

至於今日者蓋以舉一兒故耳妾而無此一塊肉宜速請三行離書大歸其鄉里為耳何則舅頑而姑悍驅役妾不唯犬豕鬻亦命之浴亦役之水亦汲之薪亦束之以糾糾葛屨涉三冬之霜雪服澣濯惡衣過九夏之炎熱夜則摩肩按腰不得交睫而安卧晝則紡織裁縫不能息肩而暇食夫人窮呼父母父也生妾母也育妾何其令妾遇此百凶兄弟閹牆外禦其侮而兄弟不顧嘻其哂妾進退維谷亦將欲投身于桂川踐阿半之轍世無長衛門未可以葬骨於魚腹也歎歎流涕聞者不知其所由目以為孤牙憑寡婦

慰籍甚困、乍有一小婢、走就於浴舖曰、大姑有令、何  
其入浴之久也、請速還、請速還、新婦收涕、微哂曰、語  
人過失、則影亦隨之、

西京傳新記 三編 畢  
出處 凡此等事、無不備載、其間、  
御願 凡此等事、無不備載、其間、  
御願 凡此等事、無不備載、其間、

明治十年二月十七日 出版  
同 年三月九日 版權免許  
同 年六月上旬 刻成發兌

一冊 定價 金廿五錢

著述人 京都府平民 菊池 純

上京第三十卷區下丸屋町 四百二十八番地

出版人 京都府平民 內藤 半七 半月堂 製本記

丹波國栗田郡弟亮區龜岡 荒塚西町 百七十八番地

東京

同

浪華

同

同

同

西京

同

同

同

同

水野慶次郎

村上勘兵衛

柳原喜兵衛

中島德兵衛

辻本信太郎

吉岡平助

村上勘兵衛

杉本甚助

北村四郎兵衛

辻本九兵衛

田中沼兵衛



終

